



史記莊子傳畏累虛亢桑子之屬皆空語無事實
唐志王士元亢倉子二卷天寶元年二月丙申號
莊子南華與子號列子冲虛文子通玄亢桑子洞
靈真經然亢桑子求之不獲王士元謂莊子作庚
桑太史公列子作亢倉子其實一也

、全道

○用道

○政道

、君道

亢倉子序目

○ ○ 臣道

○ 賢道

訓道 偽

○ ○ 農道

兵道 偽

亢倉子

全道篇第一

穀熟也

亢倉子居羽山之顏三年俗無疵癘而仍穀熟其俗竊相謂曰亢倉子之始來吾鮮然異之今吾日計之不足歲計之有餘其或聖人耶盍相與尸而祝之社而稷之乎亢倉子聞之色有不釋其徒厲喙從而啟之亢倉子曰吾聞至人尸居環堵之室而百姓猖狂不知其所如往今以羽俗父子竊竊焉將俎豆予我其的之人耶吾是以不釋於老聃

亢倉子

據以加切方
言取也南楚
之間凡取物
解汗中為摠

之言。鷹啜曰不者。夫尋常之汗。巨魚無所還其體。而鯢鱈為之制。步仞之丘。巨獸無所隱其軀。而夔狐為之祥。且也尊賢事能。嚮善就利。自堯舜以固。然而况羽俗乎。先生其聽矣。亢倉子曰。譖來。夫二子者。知乎。函車之獸。介而離山。罔罟制之。吞舟之魚。蕩而失水。螻蟻苦之。故鳥獸居欲其高。魚鱉居欲其深。夫全其形生之人。藏其身也。亦不厭深。眇而已。吾語若。大亂之本。禘乎堯舜之間。其終存乎。千代之後。必有人與相食者矣。言未終。南子榮之。

樗色。楚然。膝席曰。樗年運而長矣。將奚以託業。以事斯言。亢倉子曰。全汝形。抱汝生。無使汝思慮營營。若此。緒年或可以及。此言雖然。吾才小。不足以化子。子胡不南。謁吾師。明亢倉子既謝榮之。樗不釋羽俗。而龍已乎。天下水之性清。土者滑之。故不得清。人之性壽。物者滑之。故不得壽。物也者。所以養性也。今世之惑者。多以性養物。則不知輕重也。是故聖人之於聲色滋味也。利於性。則取之。害於性。則損之。此全性之道也。萬人操弓。共射一招。招

無不中萬物章章以害一生。生無不傷。故聖人之制萬物也。全其天也。天全則神全矣。神全之人不慮而通。不謀而當。精照無外。志凝宇宙。德若天地。然上爲天子而不驕。下爲匹夫而不愆。此之謂全道之人。心平正。不爲外物所誘。曰清清而能久。則明明而能久。則虛。虛則道全而居之。秦佚死。亢倉子哭之。其役曰。天下皆死。先生何哭爲也。亢倉子曰。天下皆死。何爲不哭。其役曰。哭者必哀。而先生哭之而不哀。亢倉子曰。舉天下吾無與樂。安所取。

哀。蛻地之謂水。蛻水之謂氣。蛻氣之謂虛。蛻虛之謂道。虛者道之體。靖者道之地。理者道之綱。識者道之目。道所以保神德。所以宏量禮。所以齊儀物。所以養體好質。白之物者。以黑爲污。好質黑之物者。以白爲污。吾又安知天下之正潔污哉。由是不主物之潔污者矣。夫瞽視者。以黈爲赤。以蒼爲玄。吾乃今所謂卑白。安知識者。不以爲頽黃。吾又安知天下之正色哉。由是不遁物之色矣。夫好貨甚者。不見他物之可好。好馬甚者。不見他物之可好。

大段淨之蒙
莊此蒙莊之
文多采他文
不必究其誰
也

好書甚者、不見他物之可好、吾又安知天下之果
可好者、果可惡者哉、由是不見物之、可以保戀矣、
無能滑吾真矣、陳懷君柳使其大夫禱行聘於魯、
叔孫卿私曰、吾國有聖人、若知之乎、陳大夫曰、奚
以果明其聖、叔孫卿曰、能廢心、而用形、陳大夫曰、
弊邑則小、亦有聖人、異於所聞、曰聖人謂誰、陳大
夫曰、有亢倉子者、偏得老聃之道、其能用耳、視目、
聽定、公聞而異焉、使叔孫氏報聘、且致亢倉子待
以上卿之禮、亢倉子至、賓于亞寢、魯公卑辭以問
之、亢倉子曰、吾能視聽、不用耳目、非能易耳目之
所用、告者過也、公曰、孰如是、寡人增異矣、其道若
何、寡人果願聞之、亢倉子曰、我體合於心、心合於
氣、氣合於神、神合於無、其有介然之有、唯然之音、
雖遠際八荒之表、邇在眉睫之內、來于我者、吾必
盡知之、乃不知爲是我、七竅手足之所覺、六腑五
臟、心慮之所知、其自知而已矣、

用道篇第二

天○不○可○信○地○不○可○信○人○不○可○信○心○不○可○信○惟○道○可○

此之心特識
神也元明妙
運為道之所
由出

信賢主。秀士。豈知哉。昔者桀信天。與其禩。四海已
不勤於道。天奪其國。以授殷。紂亦信天。與其禩。四
海已不龔於道。天奪其國。以授周。今夫惰農。信地。
實生百穀。不力於其道。地竊其果。稼而荒。翳之。齊
后。信人之性。酬讓。不明於其道。舉全境。以付人人。
實。鳴義。而有其國。凡人不修其道。隨其心。而師之。
營欲。茂滋。災疾。朋豐。戕身。損壽。心斯害之矣。故曰
惟道可信。天地非道。不能悠久。蒼生非賢。不能靖
順。庶政非才。不能和理。夫用道之人。不露其用。福

滋萬物。功歸無有神。融業茂。靈慶悠長。知而辨之。
謂之識。知而不辨。謂之道。識以理人。道以安人。夫
雞辰而作。負日任勞。流汗灑地。夜分僅息。農夫之
道也。俯拾仰取。銳意錐撮。力思搏精。希求利潤。賈
豎之道也。嚙氣谷神。宰思損慮。超遙輕舉。日精鍊
仙。高士之道也。剗情端想。畢志所事。倫揆忘寢。謀
效位司。人臣之道也。清心省念。察驗近習。務求賢
良。以安萬姓。人主之道也。若由是類之。各順序其
志度。不替塞其業履。是謂天下有道。導筋骨則形

人無行耶
全○剪○情○欲○則○神○全○靖○言○語○則○福○全○克○保○三○全○是○謂
清○賢○道○德○順○則○鬼○神○助○信○義○敦○則○君○子○合○禮○義○備
則○小○人○懷○有○識○者○自○是○無○識○者○亦○自○是○有○道○者○靜
默○闇○鈍○者○亦○靜○默○物○固○有○似○是○而○非○似○非○而○是○先
號○後○笑○始○吉○終○凶○身○可○親○而○才○不○可○親○才○可○敬○而
身○不○堪○敬○敬○甚○則○不○親○親○甚○則○不○敬○親○之○而○疎○疎
之○而○親○恩○甚○則○怨○生○愛○多○則○憎○至○有○以○速○為○貴○有
以○緩○為○貴○有○以○直○為○貴○有○以○曲○為○貴○百○事○之○宜○其
端○甚○微○不○可○不○知○是○故○智○者○難○之○靜○則○神○通○窮○則

亦有之
意○通○貴○則○語○通○富○則○身○通○理○勢○然○也○同○道○者○相○愛
同○藝○者○相○嫉○同○與○者○相○愛○同○取○者○相○嫉○同○病○者○相
愛○同○壯○者○相○嫉○人○情○自○然○也○多○才○而○好○謙○貧○賤○而
不○諂○處○勞○而○不○為○辱○富○貴○而○恭○勤○可○謂○有○德○者○也

政道篇第三

人○無○法○以○知○天○以○四○時○寒○暑○日○月○星○辰○之○所○行○知
天○若○四○時○寒○暑○日○月○星○辰○之○所○行○當○則○諸○生○血○氣
之○類○皆○得○其○處○而○安○其○產○矣○人○臣○亦○無○法○以○知○主
以○主○之○賞○罰○爵○祿○之○所○加○知○主○若○主○之○賞○罰○爵○祿

之所加宜。則親疎遠近賢不肖皆盡其才力而以爲用矣。信全則天下安。信失則天下危。夫百姓勤勞財物殫盡則爭害之心生而不相信矣。人不相信由政之不平也。政之不平吏之臯也。吏之有臯刑賞不齊也。刑賞不齊主不勤明也。夫主勤明則刑賞一。刑賞一則吏奉法。吏奉法則政下宜。政下宜則人人得其所而交相信矣。是知天下不相信者由主不勤明也。亢倉子居息壤五年。靈王使祭公致篚帛與紉璐曰。余末小子。否德忝位。水旱不時。藉爲人君。何以禳之。亢倉子曰。水陰沴也。陰於國政類刑。人事類私。旱陽過也。陽於國政類德。人事類盈。楚以爲幾。遭水旱。天子宜正刑修德。百官宜去私戒盈。則以類而消百福。日至矣。鄭有胡之封珪戎弓。異時失同於荆。荆曰。必得封珪戎弓。不然。臨兵于汝。鄭君病之。駕見亢倉子曰。封珪戎弓。先君得之于胡。綿代功寶。傳章翼嗣。今荆恃大而曰。必得。不然。臨兵。國危矣。寡人欲以他封珪戎弓。往若之何。亢倉子曰。君其少安。今是楚亦有寶於

此飾楚之寶以費罪於君楚所不能君必致夫真
今荆以淺鮮之過而負其威刑申逞不直以耗效
與國荆失諸侯於是乎在諸侯聞之將警勸備倫
比勤明會同上義固存鄭其為首君姑待之豈必
非福於是胡珪戎弓往未至郢荆人聞之曰彼
用聖人之訓辭吾焉取此以暴不直於天下而令
諸侯實生心焉遽及其賂而益善焉人之情欲生
而惡死欲安而惡危欲榮而惡辱天下之人得其
欲則樂樂則安不得其欲則苦苦則危若人主放

其欲則百吏庶長具展其欲百吏庶長具展其欲
則天下之人貧者竭其力富者竭其財四人失其
序皆不得其欲矣天下之人不得其欲則相與提
携保抱逋逃隱蔽漂流拮采以祈性命吏又從而
捕之是故不勝其危苦因有羣聚背叛之心生則
國非其國也勿貪戶口百姓汝走多壯城池百姓
汝疲賦歛不中窮者日窮刑罰且貳匱者日匱科
禁不行國則以傾官吏非才則寬猛失所宜與百
姓爭利則狡詐之心生所以百姓姦而難知天下

紀元有以段

難知則上人疑。上人疑則下益惑。下既惑則官長勞。官長勞則賞不足。勸刑不能禁。易動而難靖。此由官不得人故也。政術至要。力於審士。士有才行。比於一鄉。委之鄉。才行比於一縣。委之縣。才行比於一州。委之州。才行比於一國。委之國。政而後。廼能無伏士矣。人有惡戾於鄉者。則誨之。不改。是為惡戾於縣。則撻之。不改。是為惡戾於國。則誅之。而後。廼能無逆節矣。誠如是。舉天下之人。一一畏懷。無有干背。諂慢之萌矣。此之謂靖人。凡為天下之

科且老樂乃
願決如見

務。莫大求士。士之待求。莫善通政。通政之善。莫若靖人。靖人之才。蓋以文章考之。百無四五。以言論考之。十或一二。以神器靖作態度考之。十全八九。是皆賢王慶代。明識裁擇。所能爾也。夫下王危世。以文章取士。則剪巧綺縵。益至而正雅素實。益藏矣。以言論取士。則浮挾游飾。益來而蹇諤諍直。益晦矣。以神氣靖作態度取士。則外正內邪。益尊而清修明實。益隱矣。若然者。賢愈到。政愈僻。令愈勤。人愈亂矣。夫天下至大器也。帝王至重位也。得士

則靖。失士則亂。故人主勞於求賢。逸於任使。嗚呼。守國聚人者。其胡可以不事。試於士乎。人情失宜。主所深恤。失宜之大。莫痛刑獄。夫明達之才。將欲聽訟。或誘之以詐。或脅之以威。或開之以情。或苦之以戮。雖作設權。異而必也。公平故使天下之人。生無所於德。死無所於怨。夫秉國建吏。持刑若此。可謂至官。至官之世。羣情和正。諸產咸宜。愛敬交深。上下條固。不可搖蕩。有類一家。苟違順凌逆。安得動哉。平王返正。既宅天邑。務求賢良。等聞一善。

憫豫連日。左右侍僕。累言大臣有賢異者。如是踰歲。王曰。余一人于德不明。務求賢異。益恐山澤遺逸不舉。豈樂聞善以自閉塞哉。廼者反媚僕臣。累譽權任。頗階左右。意余孱昧。無能斷明。徒唯共和。依違浸長。自賢敗德。莫此為多。不時匡遏。就茲固黨。於是棄左右近習三人於市。貶庶司尹長五人。曰。無令人臣附下罔上。持祿阿意。天下聞之。稱為齊明。海南之西。歸者七國。至理之世。輿服純素。憲令寬簡。禁網疎濶。夫輿服純素。則人不勝羨。憲令

寬簡則俗無忌諱。禁網疎濶則易避難犯。若人不
勝羨則嗜欲希微而服役樂業矣。俗無忌諱則抑
閉開舒而歡欣交通矣。易避難犯則好惡分明而
貴德知恥矣。夫服役樂業之謂順。歡欣交通之謂
和。貴德知恥之謂正。浮墮之人不勝於順。逆節之
人不勝於和。姦邪之人不勝於正。順和正三者理
國之宗也。衰末之世輿服文巧。憲令禳祈。禁網頗
僻。夫輿服文巧則流相炎慕。憲令禳祈則俗多忌
諱。禁網頗僻則莫知所遁。若流相炎慕則人不忠。

潔而恥樸貴華矣。俗多忌諱則情志不通而上下
膠戾矣。莫知所遁則讒殍繁興而衆不懼死矣。夫
恥樸貴華之謂浮。上下膠戾之謂塞。衆不懼死之
謂冒。真正之士不官於浮。公直之士不官於塞。噐
能之士不官於冒。浮塞冒三者亂國之梯也。荆君
熊圍問水旱理亂。亢倉子曰。水旱由天。理亂由人。
若人事和理。雖有水旱無能爲害。堯湯是也。故周
之秩官云。人強勝天。若人事壞亂。縱無水旱。日益
崩離。且桀紂之滅。豈惟水旱。荆君北面。遵循稽首。

曰天不棄不穀及此言也乃以弘璧十朋為亢倉子壽拜為亞尹曰庶吾國有瘳乎亢倉子不得已中宿微服違之他邦至理之世山無偽隱市無邪利朝無佞祿國產問何由得人俗醇樸亢倉子曰政煩苛則人姦偽政省一則人醇樸夫人俗隨國政之方圓猶蠖屈之於葉也食黃則身黃食蒼則身蒼曰何為則人富亢倉子曰賦歛以時官上清約則人富賦歛無節官上奢縱則人貧勾粵之條鏃以精金鷲隼為之羽以之楛箠則其與槁樸也

無擇及夫蕩寇爭衝觀武決勝加之駭弩之上則三百步之外不立敵矣吳帝之劍威奪白日氣盛紫蜺以之割蕪則其與剗刃也無擇及夫凶邪流毒沸渭不靖加之運掌之上則千里之內不留行矣夫材有分而用有當所貴善因時而已耳昔者明王聖帝天下和平萬物茂暢羣性得極善因時而勿擾者也近古以來天下姦邪者衆正直者寡輕薄趨利者多敦方退靜者龜姦者出言長於忠言遂使天下之人交相疑害悲夫作法貴於易避

而難犯。救弊貴於省事。而一令除去豪橫。則官人安刑禁。必行則官人不敢務私利。而百姓富。史刑曰。青灾肆赦。赦不欲數。赦數則惡者得計。平人生心。而賢良否塞矣。人有為賊害。官吏捕獲。因廣條引誣。陷貞良。濶遠牽率。冀推時序。卒蒙赦宥。遇賊害者。訖無所快。自毒而已。由是平人遞生黥計。吏勞政酷。莫能鎮正。此由數赦之過也。夫人之所。以惡為無道。不義者為其有罰也。所以勉為有道。行義者為其有賞也。今無道不義者赦之。而有道。

行義者被姦而不賞。欲人之就善也。不亦難乎。世有賢主。秀士。肯察此論。人怨者非不接人也。神怒者非不事神也。巧佞甚人。愈怨。淫祀盛。神愈怒。

君道篇第四

始生之者天也。養成之者人也能養天之所生。而勿撓之。謂之天子。天子之動也。以全天氣。故此官之所以自立也。立官者以全生也。今世之惑主。多官而反以害生。則失所以為立官之本矣。草鬱則為腐樹。鬱則為蠹。人鬱則為病。國鬱則百慝並起。

危亂不禁。所謂國鬱者。主德不下。宜。人欲不上。達也。是故聖王貴忠臣正士。爲其敢直言而決鬱塞也。克己復禮。賢良自至。君耕后蠶。蒼生自化。由是言之。則賢良正可待。不可求。求得非賢也。蒼生正可化。不可刑。刑行非理也。堯舜有爲。人主之勤。無爲。人主之欲。故天下各得濟其欲。有爲。人主之位。無爲。人主之心。故天下各得肆其心。士有天下。人愛之。而主不愛者。有主獨愛之。而天下人不愛者。用天下人愛者。則天下安。用主獨愛者。則天下危。人主安。可以自放其愛憎哉。由是重天下者。當制其情。所謂天下者。謂其有萬物也。所謂邦國者。謂其有人衆也。大國以人爲本人。安則國安。故憂國之主。務求理人之材。玉之所以難辨者。謂其有怪石也。金之所以難辨者。謂其有鑰石也。今夫以隼翼而被之。鸚視不明者。正以爲隼。明者視之。乃鸚也。今夫小人多誦經籍方書。或學奇技通說。而被以青紫章服。使愚者聽而視之。正爲君子。明者聽而視之。乃小人也。故人主誠明。以言取人。理也。以

才取人理也。以行取人理也。人主不明。以言取人。亂也。以才取人。亂也。以行取人。亂也。夫聖人之用人也。貴耳不聞之功。目不見之功。口不可道之功。而百姓暢然自理矣。若人主貴耳聞之功。則天下人運貨逐利。而市譽矣。貴目見之功。則天下之人習恢形異藝。而爭進矣。貴可道之功。則天下之人習舌調吻。而飾辭矣。使天下之人市譽爭進。飾辭見達。則政敗矣。人主皆知鏡之明已也。而惡士之明已也。鏡之明已也。功細。士之明已也。功大。知其細

失其大。不知類矣。於乎人主清心省事。人臣恭儉守職。大平立致矣。而世或難之。吾所不知也。若人主方寸之地。不明不斷。則天地之宜。四海之內。動植萬類。咸失其道矣。以耳目取人者。官多而政亂。以心慮取人者。官少而政清。是知循理之世。務求不可見不可聞之材。澆危之世。務取可聞可見之材。於乎人主。豈知哉。以耳目取人。人皆數效。以買譽。以心慮取人。人皆靜正。以勤德。吏靜正。以勤德。則不言而自化。吏數效。以買譽。則刑之而不畏。世

主。豈。知。哉。

臣道篇第五

夫國之將興也。朝廷百吏。或短或長。或醜或美。或怡或厲。或是或非。雖聽其言。觀其貌。有似不同。然察其志。徵其心。盡於爲國。所以剛訐不怨。黜退不愕。議得其中。無違乎理。故天不忒其時。地不乏其利。人不亂其事。鬼神開贊。蠻夷柔同。保合太和。萬物化育。國之將亾也。朝廷百吏。姿貌多美。顏色諧和。詞氣華柔。動止詳潤。雖觀其貌。聽其言。有若歡

洽。然察其志。徵其心。盡在競位。所以聞奇則怪。見異必愕。狙嫉相蒙。遂喪其道。故天告災時。地生反物。人作凶德。鬼神間禍。戎狄交侵。喪亂弘多。萬物不化。夫不傷貨財。不妒人力。不損官吏。而功成政立。下阜百姓。上滋主德。如此者。忠賢之臣也。若費財煩人。危官苟效。一時功利。規賞於主。不顧過後。貽災於國。如此者。姦臣也。至理之世。官得人。不理之世人。得官。邾龍視問事君。亢倉子曰。旣策名而臣人者。心莫若公。貌莫若和。言莫若正。公不欲露。

甲人便足壞
天下何况宵

和。不。欲。雜。正。不。欲。犯。古。之。清。勤。為。身。修。名。夫。為。國。修。政。者。區。處。條。別。動。得。其。宜。勤。為。身。修。名。夫。為。國。修。政。者。區。處。條。別。動。得。其。宜。合。於。大。體。為。身。修。名。者。區。處。條。別。致。遠。不。通。拘。於。小。節。是。知。心。以。道。為。主。抵。事。得。其。所。心。以。事。為。主。抵。物。失。其。所。臣。居。上。位。不。諫。下。位。不。公。不。合。贍。其。祿。君。不。嚴。敬。大。臣。不。彰。信。小。臣。不。合。官。其。朝。有。才。者。不。必。忠。忠。者。不。必。有。才。臣。不。忠。不。忠。適。恐。盡。忠。而。主。莫。之。信。不。患。不。信。適。恐。信。之。而。莫。能。事。事。上。等。之。人。得。其。性。則。天。下。理。中。等。之。人。得。其。性。則。天。

下。等。明。主。用。上。等。之。人。當。以。權。宜。便。事。肆。其。所。為。用。下。等。之。人。則。當。程。課。其。功。示。以。賞。罰。

賢道篇第六

賢。良。所。以。屢。求。而。不。至。難。進。而。易。退。者。非。為。愛。身。而。不。死。王。事。適。恐。盡。忠。而。主。莫。之。信。耳。自。知。有。才。識。之。人。外。恭。謹。而。內。無。憂。其。於。眾。也。和。正。而。不。狎。見。之。則。彌。莊。疎。之。則。退。去。而。不。怨。窮。厄。則。以。命。自。寬。榮。達。則。以。道。自。正。人。有。視。其。儀。賢。也。聽。其。聲。賢。也。徵。神。課。識。或。負。所。望。夫。賢。人。其。見。用。也。入。則。誠。

譽出則聾默。職司勤辨。居室儉閑。其未見用也。藏身於衆。藏識於目。藏言於口。飽食安步。獨善其身。貞而不怨。智者不疑。事識者不疑。人有識之士。行危而色不可疎。言遜而理不可拔。凡謂賢人不自稱。賢効在官。政功在事。事太平之時。上士運其識。中士竭其耐。小人輸其力。齊有梧子者。材可以振國。行可以獨立。事父母孝謹。鄉黨恭循。念居貧無以爲養。施信義而遊者久之矣。所如寡合。或爲乘時夸毗者。所蚩給於是。負杖步足。問乎亢倉子曰。

吾聞至人忘情。黎人不事情。存情之曹。務其教訓。而尊信義。吾乃今不知。爲工受不信。爲信信而不見信。爲信爲勤。慕義爲義。義而不自義。爲義然則信義之士。常獨厄。隨退胡以取貴乎。時而教理之所上也。亢倉子俯而循。衽仰而諱。超然而歌曰。時之陽兮。信義昌。時之默兮。信義伏。陽與默。昌與伏。汨吾無誰私。兮。羗忽不知其讀。夫運正性以如適。而物莫之應者。真不行也。真且不行。謂之道喪。道喪之時。上士乃隱。隱之爲義。有可爲也。莫可爲者。

也有可用也。莫可用者也。祭公問賢材何從而致。亢倉子曰：賢正可待，不可求。材慎在求，不慎無若。天子靜，大臣明，刑不避貴，澤不隔下，則賢人自至而求用矣。賢人用，則四海之內，明日而視，清耳而聽，坦心而無鬱矣。天自成，地自寧，萬物醇化，鬼神不能靈，故曰：賢正可待，不可求。若天子勤明，大臣和理，之求士也，則恢弘方大，公直靖人之材至。若天子苛察，大臣躁急，之求士也，則曲心巧應，毀方破道之材至。使天子疑忌，大臣巧隨之求士也，則

奇。姓異名，反媚怪術之材至。若天子自賢，大臣固位之求士也，則事文逐譽，貪濁浮麗之材至。若天子依違，大臣回佞之求士也，則內忠外僻，情毒言和之材至。故曰：材慎在求，不慎無昔者黃帝得常儂，封鴻鬼容丘，商王得伊尹，中興得甫，申齊桓得寧籍，皆由數君體道邁仁，布昭聖武，思輯光明，寬厚昌正，而衆賢自至而求用，非爲簡核而得之也。祭公曰：夫子云：賢人不求而自至，亦有非賢不求而自至者乎？亢倉子曰：夫非賢不求而自至者，固

衆矣。夫天下有道，則賢人不求而至；天下無道，則非賢不求而自至。人主有道者寡，無道者衆。天下賢人少，不肖者多，是知非賢不求而自至者多矣。祭公曰：賢固濟天下，材亦能濟天下。俱濟天下，賢與材安取異耶？亢倉子曰：哉其問也！夫功成事畢，不殉封譽，恭退樸儉，之謂賢。功成事畢，榮在祿譽，光揚滿志，之謂材。賢可以鎮國，材亦可以理國。所謂鎮者和寧，無爲人不知其力；所謂理者，勤率其事，人知所於德。一賢統衆材，則有餘；衆材度一賢，猶不足。如是賢材之殊域，有居山林而諠者，有在人俗而靜者，有諠而正者，有靜而邪者。凡視察其貌，鄙俗而能有賢者，萬不有一；視察其貌，端雅而實小人者，十而九。夫不練其言而知其文，不責其儀而審其度，不采其譽而知其善，不流其毀而斷其實，可謂有識者也。

訓道篇第七

閔子騫問仲尼道之與孝相去奚若。仲尼曰：道者自然之妙用，孝者人道之至德。夫其包運天地發

金篇義經不
敢生喬活剝
之訛

育萬物、曲成萬類、稟丕性、壽其功、至實而不為物、
府不為事、官無為功、尸捫求視聽、莫得而有字之、
曰道用之於人、字之曰孝、孝者善事父母之名也、
夫善事父母、敬順為本、意以承之、順承顏色、無所
不至、發一言、舉一意、不敢忘父母、舉一手、措一足、
不敢忘父母、事君不敢不忠、朋友不敢不信、臨下
不敢不敬、嚮善不敢不勤、雖居獨室之中、亦不敢
懈其誠、此之謂全孝、故至誠之至、通乎神明、光於
四海、有感必應、善事父母之所致也、昔者虞舜其

大孝矣、亦母惑父、屢憎害之、舜心益恭、懼而無怨、
謀使浚井、下土實之、于時天休震動、神明駿赫、導
穴而出、奉養滋謹、由是玄德茂盛、為天下君善事
父母之所致也、文王之為太子也、其大孝矣、朝夕
必至于寢門之外、問寺人曰、茲日安否、如何、曰安、
太子溫然喜色、小不安、節太子色憂滿容、朝夕食
上、太子必視寒煖之節、食下必知膳羞所進、然後
退、寺人言疾、太子肅冠而齋、膳宰之饌必敬視之、
湯液之貢必親嘗之、嘗饌善則太子亦能食、嘗饌

太子亦不能飽，以至于復初，然後亦復初。君后有過，怡聲以諷君后所愛，雖小物必嚴龔，是故孝成於身，道洽天下。雅曰：文王陟降，在帝左右。言文王靜作進退，天必贊之，故紂不能害，夢啟之。壽一世三十，十年七百，天所命也。善事父母之所致也。閔子騫曰：善事父母之道，既幸聞矣，敢問教子之義。仲尼曰：凡三王教子，必視禮樂。樂所以修內禮，所以修外禮。樂交修，則德容發輝于貌，故能溫恭而文明。夫爲人臣者，殺其身有益於君，則爲之。况

利其身以善其君乎？是故擇建忠良真正之士爲之師傅，欲其知父子君臣長幼之道。夫知爲人子，然後可以爲人父；知爲人臣，然後可以爲人君；知事人，然後能使人。此三王教子之義也。閔子騫退而事之於家，三年人無間於父母昆弟之言，交遊稱其信，鄉黨稱其仁，宗族稱其弟，德行之聲溢于天下。此善父母之所致也。齊太子坐清臺之上，燕莊侯，他高冠嚴色，左帶玉具劔，右帶環珮，左光照右，右光照左。太子讀書不視，莊侯他問曰：齊國有

寶乎。太子曰：主信，臣忠，百姓戴，上齊國之寶也。莊
侯他應聲解劍而去。於乎。人有偏蔽，終身莫自知
已矣。賢者見之，寬恕而不言；小人暴愛而溢言，親
戚憐悵而貳言。人有偏蔽，惡乎不自知哉。是故君
子檢身常若有過，衣其衣，食其食，知其過而不克
有以正之者，君子耻之。將欲有言，識其必不能行
者，君子罕言。當責衆人之惡者，視已善乎哉。當責
衆人之邪者，視已正乎哉。此之謂返明。翟西氏之
子甚孝，謹翟西憐其子而好妄與之言。翟西辰出

夕返，則曰：甲死矣。其子信之，既而甲在焉。他夕則
曰：乙且害予。其子伺將行，仇既而不見，惡端他夕
則曰：丁病矣。其子覘之，丁誠無恙，舉此類也。冒淹
年序，子固孝謹，至於訓勒，益不保承。鄉國之人疾
其咎口，謀將殺之。翟西聞而懼歸，以告子。子未甚
信，既而翟西見殺，謂多言之人為疎，露亦有辭約
而不密者，謂輕桃之人為不定，亦有體間而心躁
者，謂業襍之人為猥細，亦有外潔而內濁者，若類
而引之，不可殫載。若非微識，安能洞詳。時有不可

不應事也者。內靜而外動。易動而難靜。時有不可
不求事也者。內思而外待。待至而後樂。是故外靜
而內動者。搖思而損性。奔走而逐利者。勞力而害
名。人生於世。或有事不遂志。而宣言云不遇時者。
是無異負丹頸之罪。俟時行戮。豈不殆哉。其有博
才通識。未見稱用者。正可云時非不清。命未與耳。
豈不遑歎。長於諫者。務依存前人之性。而剪制其
情之所由起。是以彼此開進。親敬殷篤。不長於諫
者。務攻前人之性。而聞於情之所來。是以彼此嫌

綏完襟偽
無畏即斷
不現
不現

貳。猜。釁。日。積。兒。童。之。所。簡。者。乃。者。耄。之。所。非。耳。目
之。所。娛。者。乃。心。慮。之。所。疾。健。責。天。下。之。愚。者。已。之
未。賢。也。健。責。天。下。之。迷。者。已。之。未。明。也。以。未。賢。責
衆。愚。未。賢。者。以。之。亾。以。未。明。責。衆。迷。未。明。者。以。之
傷

農道篇第八

人捨本而事末。則不一令。不一令則不可以守。不
可以戰。人捨本而事末。則其產約。其產約則輕流。
徙。輕流徙。則國家時有災患。皆生遠志。無復居心。

謝是南唐語
如此起段終
序突有成竹
於胸中自無
纖毫細漏

人捨本而事末。則好智好智則多詐。多詐則巧法。令巧法令則以是爲非。以非爲是。古先聖王之所。以理人者。先務農人。農人非徒爲地利也。貴行其志也。人農則樸樸則易用。易用則邊境安。安則主位尊。人農則童童則少私義。少私義則公法立。力博深農則其產複。其產複則重流散。重流散則死。其處無二慮。是天下爲一心矣。天下一心。軒皇。几。遽之理。不是過也。古先聖王之所以茂耕織者。以爲本教也。是故天子躬率諸侯。耕籍田。大夫士第。

有功級。勸人尊地產也。后妃率嬪御。絲於郊。桑公田。勸人力。婦教也。男子不織而衣。婦人不耕而食。男女貿功。資相爲業。此聖王之制也。故敬時愛日。埶實課功。非老不休。非疾不息。一人勤之。十人食之。當時之務。不興土功。不料師旅。男不出御。女不外嫁。以妨農也。黃帝曰。四時之不可正。正五穀而已耳。夫稼爲之者。人也。生之者。天也。養之者。地也。是以稼之容足。耨之容穰。耘之容手。是謂耕道。農攻食。工攻器。賈攻貨。時事不龔。效之以土功。是謂。

老農諫時雨
澤點津、有
定據

大凶。凡稼登者，先時暮者不及時，寒暑不節，稼乃多災。冬至已後，五旬有七日而昌生，於是乎始耕。事農之道，見生而藝，生見死而穫，死天發時，地產財不與人期，有年祀土，無年祀土，無失人時，迨時而作，過時而止，老弱之力，可使盡起，不知時者，未至而逆之，既往而慕之，當其時而薄之，此從事之下也。夫耨必以旱，使地肥而土緩，稼欲產於塵土，而殖於地，堅者慎其種，勿使數，亦無使疎於其施，土無使不足，亦無使有餘，畝欲深以端，畝欲沃以

平。下得陰，上得陽，然後盛生。立苗有行，故速。長強弱，不相害，故速。大正其行，通其中，疏為冷風，則有收而多功，率稼望之，有餘就之，則疏是地之竊也。不除則蕪，除之則虛，是事之傷也。苗其弱也，欲孤其長也，欲相與居，其熟也，欲相與扶，三以為族，稼乃多穀。凡苗之患，不俱生而俱死，是以先生者美，米後生者為粃，是故其耨也，長其兄而去其弟，樹肥無使扶疎，樹燒不欲專生而獨居，肥而扶疎，則多粃，燒而獨居，則多死，不知耨者去其兄而養其

弟不收其粟而收其秕上下不安則稼多死得時
之禾長稔而大穗。園粟而薄糠米飴而香春之易
而食之強失時之禾深芒而小莖穗銳多秕而青
蠶得時之黍穗不芒以長搏米而寡糠失時之黍
大本華莖葉膏短穗得時之稻莖葆長稔穗如馬
尾失時之稻纖莖而不滋厚糠而菑死得時之麻
疎節而色陽堅稟而小本失時之麻蕃柯短莖岸
節而葉蟲得時之菽長莖而短足其莢二七以為
族多枝數節競葉繁實稱之重食之息失時之菽

必長而蔓浮葉虛本疎節而小莖得時之麥長稔
而頸族二七以為行薄翼而藪色食之使人肥且
有力失時之麥附腫多病弱苗而翠穗是故得時
之稼豐失時之稼約庶穀盡宜從而食之使人四
衛變強耳目聰明凶氣不入身無苛殃善乎孔子
之言冬飽則身溫夏飽則身涼夫溫涼時適則人
無病疹人無病疹是疫癘不行疫癘不行咸得遂
其天年故曰穀者人之天是以興王務農王不務
農是棄人也王而棄人將何國哉

兵道篇第九

與道篇迂真
淺泛亦偽也
疑

誇不全視也

秦景主將眎強兵於天下、使庶長鮑戎必致命、亢倉子待以壤邑十二、周實追之、亢倉子至、自榮泉、賓于上館、景主三日弗得所問、下席北首頓珪曰、天果無意恤孤邪、亢倉子油然、矚盼曰、朕以主為異之間、而寧弊弊焉、以斫刺為故、抑者亦隨其欲、而得正焉、無如可矣、景主一拜再舉、歛黼衽、端珪、抑首而坐曰、實惟天所命、亢倉子仰懷而噓、俯正顏色曰、原兵之所起、與始有人俱、夫兵也者、出人

之威也、人之有威性、受於天、故兵之所自來上矣、嘗無少選、不用貴賤、長少賢愚、相與伺察兵之兆、在心懷、恚而未發、兵也、疾視作色、兵也、傲言推梭、兵也、侈鬪攻戰、兵也、此四者、鴻細之爭也、未有蚩尤之時、人實揭材木以鬪矣、黃帝用水火矣、共工稱亂矣、五帝相與爭矣、一興一廢、勝者用事、夫有以咽藥而死者、欲禁天下之醫非也、有以藥舟而死者、欲禁天下之船非也、有以用兵而喪其國者、欲禁天下之兵非也、夫兵之不可廢、譬水火焉、善

用之則爲福，不善用之則爲禍。是故怒咎不可偃，於家刑罰不可偃，於國征伐不可偃，於天下古之聖王有義兵而無偃兵，兵誠義以誅暴君而振苦人，人之悅也。若孝子之見慈親，餓隸之遇美食，號呼而走之。若強弩之射深谷也，勝負之決，勿徵於他。必反人，情人之情，欲生而惡死，欲榮而惡辱，死生榮辱之道，一則三軍之士可使一心矣。凡軍欲其衆也，心欲其一也。三軍一心，則令可使無敵矣。古之至兵，蓋重令也。故其令強者，其敵弱；其令信

者，其敵誦。先勝之於此，則勝之於彼。誠若此，則敵胡足勝也。凡敵人之來也，以求利也。今來而得死，且以走爲利，敵皆以走爲利，則必無所與接矣。此之謂至兵。傲虐姦詐之與義理反也。其勢不俱勝，不兩立。故義兵入於敵之境，則人知所庇矣。兵至於國邑之郊，不踐果稼，不穴丘墓，不殘積聚，不焚室屋，得人虜虜而歸之，信與人期，以斂敵資，以章好惡，以示逆順。若此而猶有復狠凌宕不聽者，雖行武焉可也。先發聲出號令曰：兵之來也，以除人

之讎、以順天之道、故尅其國、不屠其人、獨誅所誅而已。於是舉選秀士賢良而尊封之、求見孤疾長老而拯敬之、發府庫之財、散倉廩之穀、秩不私其物、曲加其禮。今有人於此、能生死人一人、則天下之人爭事之矣。義兵之生一人、亦多矣。人孰不悅、故義兵至、則鄰國之人歸之若流水、誅國之人望之如父母、行地滋遠、得人滋衆、辭未終、景王興稽首曰、孤獲聞先生教言、不覺氣盈宇宙、志知所如也。而心滋益冀、於是步前稱觴、爲亢倉子壽、拜居首。

列師位、嚴於齋室、又月涉旬辰、加天關、白晝行道、行弟子禮。

亢倉一書、以平暢條達為主、絕無澁舌碍目處。然詞不論平奇、要當問理之淺深、耳溪入之淺出、之文之真者也、意循人詞、掩人文之偽者也。吁於今日、而論亢倉談可容易哉。
農書一篇、有是絕作。



